

李長之著

中國文學史略稿

第三卷



中國文學史略稿

第三卷

李長之著

五十年代出版社

1955

付印題記

在我的簡陋的中國文學史略稿第一卷、第二卷印行以來，得到各地不少認識的和不認識的友人的鼓勵和指正，由於生活的忙亂，來不及一一致謝和答復，這是很抱歉的。

讀者的鞭策和關懷，是我工作的重要動力之一，所以現在又艱難地把更不成熟的第三卷付印了。我知道，這一卷的問題應該更多，因為我這方面下過的功夫不深，而對歷史情況的掌握和理解更是不充分的。因而期待於大家教正的心情，也就更切了。就是因為這一點，也僅僅因為這一點，於是把這一卷付印。基於同樣理由，下面的也準備次第與讀者見面。

至於大家對第一、二卷所提的寶貴意見，容經我消化考慮後，吸取在未來的修訂本中。讓我先重申一句：謝謝！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一日，長之記。

中國文學史略稿第三卷目次

付印題記

第九章 唐代的傳奇文學

第一節	近古文學的序幕及其歷史背景	一
第二節	傳奇文學產生原因的再探討——兼論傳奇文學的一般特徵	五
第三節	初期的傳奇文學	九
第四節	傳奇文學鼎盛時期的作家和作品	四
(一)	陳玄祐的離魂記	四
(二)	沈既濟的枕中記和任氏傳	五
(三)	李朝威的柳毅傳	七
(四)	李景亮的李章武傳	八
(五)	許堯佐的柳氏傳	九

第十章 宋詞的發展

(六) 白行簡的李娃傳·····	二〇
(七) 專業的傳奇作家李公佐的南柯太守傳及其他·····	二一
(八) 元稹的鶯鶯傳·····	二五
(九) 陳鴻的長恨歌傳·····	二七
(十) 蔣防的霍小玉傳·····	二九
(十一) 沈亞之的傳奇作品·····	三〇
(十二) 韓愈的石鼎聯句詩序、毛穎傳、牛僧孺的元無有和王洙(?)的東陽夜怪錄·····	三二
第五節 傳奇文學的尾聲·····	三三
第六節 關於傳奇文學的整理和研究·····	三五
第七節 簡短的結論·····	三六
第十章 宋詞的發展·····	四一
第一節 詞的興起及發展的原因——詞在初期的面貌·····	四一
第二節 詞在晚唐五代到北宋初年的發展·····	四六
(一) 作為詞的成熟期奠基人的溫庭筠·····	四六
(二) 花間集和韋莊·····	五三
(三) 五代時偉大的詞人李煜·····	五四

(四) 五代詞在北宋初年的影響·····	六五
第三節 北宋時代的傑出詞人·····	七二
(一) 柳永·····	七二
(二) 蘇軾·····	七九
(三) 周邦彥·····	九五
第四節 偉大的詞人辛棄疾及其前後·····	一〇一
(一) 辛棄疾出現時的詞壇·····	一〇一
(二) 辛棄疾的一生及其作品·····	一二
(三) 辛棄疾的影響和辛棄疾後以姜夔為中心的南宋詞·····	一四三
第五節 簡短的結論·····	一六二

第九章 唐代的傳奇文學

第一節 近古文學的序幕及其歷史背景

在我們講唐代詩歌的時候，曾說「天寶之亂是唐代政治的轉折點」（見第八章，第一節），並說「天寶之亂是唐代社會發展的分水嶺，也是唐代詩歌發展的分水嶺」（見同章，第六節），其實這幾句話還應該擴大到這是中國近古社會和中古社會的分水嶺，也是中國近古文學和中古文學的分水嶺。這意義在詩歌上表現得還不够顯著者，而在我們所謂傳奇文學中却非常鮮明了。

傳奇文學的特點是：一則接近了後代的小說，二則密切地影響着後代的戲曲。我們現代人所謂文學作品，其主要部分（除了抒情詩之外）是只有到這時才看見了端倪的。

就在傳奇文學的盛時發生了古文運動的高潮。古文運動的特點是：在名義上是復古，在實質上是提倡了一種接近口語的文學運動。這種精神也是屬於近古，而不是屬於中古的。

二者的共同點是市民氣息，關鍵是都市經濟發達。換句話說，就是封建社會內已有資本主義的因素的萌芽。

顯著地表現中唐時代都市經濟發達的事實，是：

在德宗建中三年（公元七八二），曾經發過向商人借錢的詔令，當時認為只要把商人們在萬曆

(一縑是一百錢)以上的餘錢借來，就可以支持國家很多年的費用^①。這辦法雖然沒有實行，但已經足够說明商人在當時的經濟力量。也就在這年以前的二年(公元七八〇)，商稅由三十分之一增爲十分之一^②，而在這一年以後的一年(公元七八三)，對於往來貿易會徵收相當於後來印花稅的「除陌錢」，每緡收五十錢^③，這對商人說當然是嚴重的一場鬥爭，然而這就反映出當時商業經濟發達的一斑了。至於相當於後來匯款制度的「飛錢」，也開始於中唐。最初商人使用飛錢，政府一度禁止^④，後來在憲宗元和七年(公元八一二)却又想把匯兌收到政府手中，並允許每千錢貼給百錢的匯費，但商人終不肯把這事交出^⑤。這也說明商人的勢力之大。我們知道中唐藩鎮的割據是一件大事，然而藩鎮的經濟支持者有時就是商人，原來那時的節度使多半是出極大的利息借商人的錢買來的，所以到任以後就加重剝削，以便還賬^⑥，而且這些軍閥也常任用商人，如昭義節度使劉從諱在武宗會昌三年(公元八四三)就「賣鐵煮鹽」，而「大商皆假以牙職」，「商人倚從諫勢，所至多陵轢將吏」^⑦，他的部下裴

① 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七。

② 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六。

③ 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八。

④ 新唐書，卷五十四，食貨志，第四十四。

⑤ 新唐書，卷五十四，並參舊唐書，卷四十九，食貨志下。

⑥ 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三，大中元年(公元八二七)條，其中稱自大曆以來(公元七六六)就如此，那末就是這時已有半世紀以上的歷史了。

⑦ 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七。

問，「所將兵號夜飛，多富商弟子」^①，這說明商人和藩鎮的關係之密切。藩鎮們爲了討好中央，每繳納額外的稅收，稱爲「進奉」，可是這些「進奉」都是靠做買賣或重重剝削搜刮來的，同時以「進奉」爲名，繳出的只有十分之一、二，而大部分入了私囊^②。爲了爭奪並保持這些財富，就是那時藩鎮割據和軍閥內戰不斷的根本原因。而商業資本的發達，又是一部分藩鎮所以存在的經濟基礎。至於當時都市經濟發達的情形，則見於中唐時記載的，有：

淮海奧區，一方都會，兼水漕陸饒之利，有澤漁伐山之饒，俗具五方，地綽千里^③。

三吳之會，有鹽井銅山，有豪門大賈，利之所聚，姦之所生^④。

（湖州），其貢橘柚織縞茶紵，其英靈所誕，山澤所通，舟車所會，物土所產，雄於楚越，雖臨淄之富，不若也^⑤。

（浙東）機杼耕稼，提封九州，其間繭稅魚鹽，衣食半天下^⑥。

（越州）銅鐵材竹之貨殖，舟車苞籠之委輸，固已被四方而盈二都矣^⑦。

① 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八。

② 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五，德宗貞元十二年（公元七九六）條。

③ 陸贄授社、淮兩節度使制，見文苑英華，卷四五四。

④ 常袞授李、納兩浙西觀察使制，見文苑英華，卷四〇八，全唐文，卷四一三。

⑤ 顧況湖州刺史廳壁記，見文苑英華，卷八〇一，全唐文，卷五二九。

⑥ 杜牧授李、納兩浙東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制，見文苑英華，卷四〇八，全唐文，卷七四八。

⑦ 唐元稹判曹食堂壁記，見全唐文，卷五二三。

(江州) 綉錢粟帛，動盈萬數①。

(廬陵) 材竹鐵石之賸殖，苞毓綢緞之富聚，土沃多穰，散粒荆揚②。

這時不但國內貿易發達，甚而很多都市已有國際市場的性質，例如長安在貞元二年（公元七八六），就有外國商人四千人，他們有的在中國已經住了四十多年③；揚州在上元元年（公元七六〇）被田神功殺的「商胡波斯」也有數千人④；而廣州在乾符六年（公元八七九）黃巢帥軍攻入時則傳說有十二萬外國人被殺，其中包括着在那裏經營商業的回教徒、猶太人、希臘人、基督教徒、拜火教徒等⑤，這都說明在中唐以後中國國際貿易的發展。

也就因此，在中唐詩人的作品裏，很多反映當時商業經濟的詩句。白居易曾歌唱着那樣的江州琵琶女：「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元稹寫了很具體的估客樂：「所費百錢本，已得十倍贏，……子本頻蕃息，貨販日兼并。求珠駕滄海，採玉上荆衡，北買黨項馬，西擒吐蕃鷄。炎州布火浣，蜀地錦製成，越婢脂肉滑，奚僮眉眼明。通算衣食費，不計遠

① 符載江州錄事參軍廳壁記，見文苑英華，卷八〇三，全唐文，卷六八九。

② 皇甫湜吉州廬陵縣令廳壁記，見文苑英華卷八〇五，全唐文，卷六〇六。

③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二。

④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四，田神功傳。

⑤ 沙波洛夫著，早川譯中國社會史，頁二八二。見佐野愛美著，劉應之、劉希聖譯中國歷史教條（一九三七年讀書生活出版社），頁二五〇，引。十二萬人可能是一個誇大的數字，但廣州外商之多是可見的。

近程，經歷天下徧，却到長安城」；張祜對於「十里長街市井連」的揚州更歌唱着「人生只合揚州死」（縱遊淮南）的迷戀，這都大可以印證中唐時代的商業經濟和商人在社會上所有的比重了。

當然，這種資本主義因素比起封建經濟來是很微弱的。

當然，反映這種因素的傳奇文學就表現市民層的力量論也還是很微弱的。然而「最重要的不是現時似乎堅固，但已經開始衰亡的東西，而是正在產生，正在發展的東西，那怕它現時似乎還不堅固」^①。因此，我們是有理由對作為近古文學的開端的傳奇文學加以重視的。

第二節 傳奇文學產生原因的再探討——兼論傳奇文學的一般特徵

傳奇文學產生的主要原因應該就是上面所說的商業經濟和都市生活的發達。我們所以這樣推斷，是由於：一則傳奇的內容大都是都市生活，趣味也多半是市民趣味；二則傳奇的主要精神在帶有浪漫性的新奇之感，這原是商人們冒險好奇的意識之反映；三則傳奇中對於封建道德（特別是婚姻方面）的束縛之反抗，也是萌芽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東西；四則有的傳奇（例如李娃傳）在那同時就有同一內容的說唱故事（相當於李娃傳的說唱故事是一枝花話，元稹、白居易就聽見過，一連說七、八個鐘頭還不完^②），可見它和後來迎合市民趣味的說書是關係非常深的；五則就西洋相當於中國傳奇的短篇小說（俄文 *HOBEHTA*，英文 *novel*，法文 *nouvelle*，德文的 *novelle*，都源於拉丁文 *novus* 也是新奇的意思）論，產生的背景也正是都市生活的發達。

①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頁一三六（一九五〇年，莫斯科，中文版）。

不過在主要原因之外，有些次要原因也還是必須考慮的。這些次要原因，就是：

一是六朝志怪體的小說之自然演變。志怪體太瑣碎了，太原始了，太簡單了，自然應該有更複雜而完整的形式去代替它。從志怪體到傳奇體也不是一下子就成功的，古鏡記就恰說明了由志怪體到傳奇體是經過了這樣一種過渡形式的。

二是史書中傳記文學的模仿。中國的歷史書原富有文學趣味，司馬遷的史記在這方面尤其有着鉅大成功和鉅大影響，因而就使一部分歷史家同時也頗想兼爲小說家。他們寫帝王將相時是歷史家，他們寫英雄美人時，就是小說家。唐代的傳奇很多是和史書中的傳記形式相似的（從一開始是某某者某地人也，……一直到結尾時類似贊論的評語，這形式一直保持到十七世紀的傳奇文學的繼承人物像蒲松齡等的作品中），唐代的傳奇作者也很多是曾兼爲史官或者曾寫過史書的（如古鏡記的作者王度曾奉詔撰國史，任氏傳的作者沈既濟曾撰建中實錄，長恨歌傳的作者陳鴻也是一少學乎史氏，志在編年，而毛穎傳的作者韓愈更曾爲史官修撰並寫有順宗實錄）。史書和傳奇關係的密切就是如此。可見如果沒有史書的形式在前，傳奇的形式是不可能產生的。

◎ 聽一枝花話的情形見元稹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光陰轉話移」下的自註。一枝花話即李娃傳，見孫楷第論中國短篇小說（一九五三，棠棣版）頁三八，引明梅鼎祚青泥蓮花記李娃傳註。查白居易原詩代書詩一百韻當徵之作於元和五年（公元八一〇），見汪立名白香山年譜。距白居易傳寫作時（貞元乙亥，即貞元十一年，公元七九五）已有十五年，但白詩係從「憶在貞元歲」說起，元稹詩亦從「昔歲俱充賦」說起，所以他倆同聽一枝花話的時代也還是在貞元年中，也就是和李娃傳產生時代很接近的歲月中。

三是民間傳說和印度文學的影響。從白猿傳的猴精、柳毅傳的龍王、南柯太守傳的小人國（在這裏是螻蛄）等故事看，傳奇中顯然有不少民間傳說成分。而南柯太守傳所寫的槐安王國在某種程度上實在又近於陰冥（例如淳于棼逢見死去的故人等），可見傳奇中也有印度佛教的影響在內。大概由於佛經的不斷翻譯，文體解放了，印度民間故事輸入了，而韻文散文合揉的東方文學形式（中國原有的賦，史傳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也是這種形式）更普及了。因此在外表上看來是文人寫作的一些典雅小品的傳奇，而骨子裏已有不少民間成分和域外成分，也就是說，這些文人所創作的傳奇事實上很多是後代話本或小說的同性質的東西，不過裝在文言文的幌子下而已。也就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又見出它是近古甚而近代文學的最早的影子。

四是和當時的考試制度有關。根據十二世紀的趙彥衛雲麓漫鈔卷八的記載：

唐世舉人，先籍當世顯人，以姓名達諸主司，然後投獻所業，踰數日，又投，謂之溫卷，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蓋此等文備衆體，可見史才、詩筆、議論。至進士，則多以詩爲寶，今有唐詩數百種行於世者是已。

令我們相信有一部分傳奇可能是這樣產生的。但是現代有些學者①却過於強調這個原因，彷彿是唐代傳奇的惟一原因或基本原因似的，那就顯然錯誤了。因爲，考試制度既不始於中唐，這就無法說明傳奇何以特別發展在中唐的緣故；而且這也無法解釋很多傳奇作者是寫在他們已經得了功名之後；同時又無法解釋傳奇在當時的一般官僚中還並不是一致歡迎之物（例如韓愈的毛穎傳就遭到不好的批評），

① 汪國垣《唐人小說隨辭》即以此「稽其起原」，實在是很片面的。

何以一般舉人會拿這種東西當敲門磚；這樣強調的說法也就抹殺了傳奇中的民間成分，彷彿只是全憑舉人們的創造了；總之，過分強調了一面——而且不是根本的一面——是不妥當的。

五是和古文運動有關。但這裏所謂有關，只是說古文運動的發展和傳奇文學的發展有着共同的社會基礎——商業經濟和都市生活，而不是說單單由古文運動而產生了傳奇文學；事實上也只是由於古文運動的興起而傳奇文學獲得一種較前方便的表達形式，因而對傳奇文學的產量上不能不有一些助力，但却並不是僅僅由於古文運動而然。這是試看傳奇文學中也有部分駢文氣息，而這部分駢文氣息也是逐漸消除，並非古文運動一起，就一下子產生了古文調的傳奇，便可明白的。

忽視這些次要的原因是不對的，過分強調這些次要的原因也是不對的。傳奇文學產生的根本原因還是要從社會基礎上去尋找，如我們前面所說。

相當於西洋所謂短篇小說的傳奇是有它的特徵的：正如唐代開始有這二字作為書名的裴劍的傳奇的字面所昭示，它首先給人以驚異新奇的緊張之感。換句話說，就是它具有浪漫性或戲劇性。也就由於傳奇本身所具有的這種浪漫性或戲劇性，才讓很多傳奇故事成了後代劇本的取材來源。和這給人以驚異新奇的緊張之感相伴，傳奇故事的取材大半是新近發生的事情，這和西洋所謂短篇小說的語源有着不可否認的巧合。其次是，和傳奇文學的浪漫性相結合，傳奇文學又往往有現實性，也就是其中往往有社會現實的某些重要側面的反映。傳奇文學的進步意義也就在此。凡是成功的傳奇作品，在浪漫性和現實性二者的結合上往往是很好的。這就是傳奇文學的好處：一面滿足了人們的好奇心，一面又叫人覺得親切真實。後來二者的分離就表現了傳奇文學的終結。

至於傳奇文學中對於志怪體小說的精神的吸取，民間傳說成分的濃厚，以及史傳形式的模仿、韻散文的並存等，自然也是構成傳奇文學的特徵的，然而正如論到它的產生原因時一樣，却只能歸於次要了。

第三節 初期的傳奇文學

傳奇文學的盛時是在中唐。中唐以前的傳奇可稱為初期作品。這時有三種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這便是：

王度（約五八五—六二五）的古鏡記，無名氏的補江總白猿傳，和張文成（約六六〇—七四〇）的遊仙窟。

王度的古鏡記代表從志怪到傳奇的一種過渡物。古鏡的傳說是像許多可以作怪的器具（劍、鼎、鐘等）的傳說一樣，大概是在生產不發達的時代人們對於器物的製作由珍貴而產生的一種驚異的感覺的反映。這篇小說其實是羅列了許多奇異的事件，例如狐狸變成婢女，猿和龜都變成成人來和人攀談，老母難到人家搗亂並欺辱人家女郎，還有鼠狼也在人家爲祟等，用對於一個古鏡的敘述貫串起來的。顯然這是不滿意從前志怪體那樣破碎而起的，可是這個貫串的方法也仍然是很笨拙的。就結構說，它比破碎的志怪體是進了一步，但比完整的傳奇却還粗糙。這正是初期傳奇的狀態。這種讓各種怪物都現原形的古鏡，就是後來所謂「照妖鏡」的傳說的類型，而各種動物爲祟也很像後來「五通神」一類的傳說，所以這篇小說是有濃厚的民間味的。就文字論，它的曲盡人情處比單純的志怪體却進步了很

多很多，例如作者寫現了原形的狐狸時，便記道：

……度又謂曰：「汝本老狐，變形爲人，豈不害人也？」婢曰：「變形事人，非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惡，自當至死耳。」度又謂曰：「欲捨汝，可乎？」鸛鵲（婢名）曰：「辱公厚賜，豈敢忘德。然天鏡一照，不可逃形。但久爲人形，羞復故體。願絨于匣，許盡醉而終。」度又謂曰：「絨鏡于匣，汝不逃乎？」鸛鵲笑曰：「公適有美言，尙許相捨。絨鏡而走，豈不終恩？但天鏡一臨，竄跡無路，惟希數刻之命，以盡一生之歡耳。」度登時爲匣鏡，又爲致酒，悉召雄（主人程雄）家鄰里，與妻諸婢頃大醉，奮衣起舞而歌曰：「寶鏡寶鏡，哀哉予命；自我離形，于今幾姓？生雖可樂，死不必傷。何爲眷戀，守此一方！」歌訖，再拜，化爲老狸而死。一座驚歎。

寫這個老狐狸是完全人情化了。又如結尾：

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鳴，其聲纖遠，俄而漸大，若龍咆虎吼；良久乃定。開匣視之，卽失鏡矣。

寫這古鏡也很帶有感情。也就在這種地方，它雖然是唐代傳奇初期的作品，却不失爲優秀的作品。王度是哲學家王通的弟弟，詩人王績的哥哥，他曾擔任修國史，但沒有完成。

無名氏的補江總白猿傳代表真正漸具唐人傳奇面貌的一篇作品。它說的，是歐陽詢的父親歐陽紇在山裏丟失了妻子，妻子爲一隻白猿得去，又生了孩子（指歐陽詢），所以歐陽詢的樣子像猿猴。因爲江總和歐陽紇熟識，就說江總原有這樣一個記載，不過失傳了，所以給補了起來。有人說這是糟踏歐陽詢的。然而歐陽詢的樣子像猿猴是事實，並且當時就有人嘲笑過他。長孫無忌曾當面說他：「聳

○ 郡齋讀書志：「崇文目以爲唐人惡詢者爲之」。

膊成山字，埋肩長出頭，誰言驕閣上，畫此一獼猴！」他也不示弱，也回敬了長孫無忌：「索頭連背暖，漫褰長肚寒，祇緣心混混，所以面團團。」唐太宗聽了大笑。可見也未必是有什末惡意，不過把這個嘲笑擴大而已。妖怪奪人之妻女也是民間常有的傳說。此中提到白猿「遍體皆如鐵，唯臍下數寸，常護蔽之，此必不能禦兵刃」，後來就果然在這地方把他刺死。這是很像德國民間史詩尼勃龍根歌中的齊格斐爾德的。白猿的形象也似乎是印度史詩拉馬耶馬中的猴子哈奴曼和盜去拉馬之妻的魔王拉瓦那二者的結合。所以這故事，不但有一些民間成分；——也許有一部分域外文學的成分。這個故事雖然寫得簡單，但在寫歐陽紇初失妻時的情景，頗能寫出一種驚懼的氣氛：

……紇妻纖白，甚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爲挈麗人經此？地有神，善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護之。」紇甚疑懼，夜勒兵環其廬，匿婦密室中，謹閉甚固，而以女奴十餘伺守之。兩夕，陰風晦黑，至五更，寂然無聞。守者怠而假寐，忽若有物驚悟者，即已失妻矣。

寫歐陽紇尋到妻子的踪跡時，也很委細：

……既逾月，忽於百里之外叢篠上，得其妻纏腰一隻，雖侵雨濡，猶已辨識。

最後寫白猿知其將死一段，也很人情化。這都是以前志怪體的小說所達不到的技巧。無名氏的補江總白猿傳才真正有了唐代傳奇的面目，這個故事一直流傳到宋人的話本中，就是陳巡檢梅嶺失妻記（見清平山堂話本）；又保存在喻世明言中，就是陳從善梅嶺失渾家，二者是大同小異的。

◎ 孟康本事詩嘲笑第七。

◎ 參考鄭振鐸西遊記的演化（荷蓀集頁五四五—五四九，生活版，一九三四）。